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困學紀聞卷三四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困學紀聞卷三

宋　王應麟　撰

詩

經典序録河間人大毛公爲詩故訓傳一云魯人失其名初學記荀卿授魯國毛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大毛公之名唯見于此正義云儒林傳毛公趙人不言其名後漢書趙人毛萇序録亦云名長今後漢書作萇此小毛公也程子曰毛萇最得聖賢之意

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即詩序及孟子所謂高子也以絲衣繹賓尸為靈星之尸以小弁為小人之詩則已失其義矣趙岐云高子齊人謂禹之聲尚文王之聲亦高子也

序録子夏傳曾申申傳李克讀詩記引陸璣草木疏以曾申為申公以克為尅皆誤

詩六義三經三緯鄭氏注周禮六詩及孔氏正義其説尚矣朱子集傳從之而程子謂詩之六體隨篇求之有兼備者有偏得一二者讀詩記謂風非無雅雅非

無頌蓋因鄭箋豳雅豳頌之説然朱子疑楚茨至大田四篇為豳雅思文臣工噫嘻豐年載芟良耜等篇為豳頌亦未知是否也呂成公云豳雅頌恐逸

逸詩篇名若貍首射義驪駒大戴禮漢書注祈招左傳轡之柔矣左傳周書皆有其辭唯采薺周禮河水新宮茅鴟左傳鳩飛國語無辭或謂河水沔水也新宮斯干也鳩飛小宛也周子醇樂府拾遺曰孔子删詩有全篇删者驪駒是也有删兩句者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月離于箕風揚沙矣

是也有删一句者素以為絢兮是也愚攷之周禮疏引春秋緯云月離于箕風揚沙非詩也素以為絢兮朱文公謂碩人詩四章而章皆七句不應此章獨多一句盖不可知其何詩然則非删一句也若全篇之删亦不止驪駒論語唐棣之華之類

近世說詩者以關雎為畢公作謂得之張超或謂得之蔡邕未詳所出

鶴林吳氏論詩曰興之體足以感發人之善心毛氏自

關雎而下總百十六篇首繫之興風七十小雅四十大雅四頌二注曰興也而比賦不稱焉盖謂賦直而興微比顯而興隱也朱氏又於其間增補十九篇而摘其不合於興者四十八條且曰關雎興詩也而兼於比綠衣比詩也而兼於興頍弁一詩而興比賦兼之則析義愈精矣李仲蒙曰敘物以言情謂之賦情物盡也索物以託情謂之比情附物也觸物以起情謂之興物動情也文心雕龍曰毛公述傳獨標興體以比顯而興隱鶴林之言本於此

若璩按淮南泰族訓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為其雎雄之不乖居也鹿鳴興於獸君子大之取其見食而相呼也安與毛萇同時

太史公云周道缺而關雎作艾軒謂三家說詩各有師承今齊韓之詩字與義多不同毛公為趙人未必不出於韓詩太史公所引乃一家之說古文尚書與子長並出今所引非古文如祖飢惟刑之謐當有來處非口傳之失也晁景迂曰齊魯韓三家以關雎葛覃卷耳鵲巢采蘩采蘋騶虞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之類皆為康王詩王風為魯詩薛士龍曰關雎作刺之說是賦

其詩者若璩按太史公從孔安國問尚書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見漢儒林傳

艾軒謂詩之萌芽自楚人發之故云江漢之域詩一變而為楚辭屈原為之唱是文章鼓吹多出於楚也

周南之詩曰公侯干城曰王室如燬當文王與紂之事於君臣之分嚴矣此周之所以為至德

朱子詩傳云舊說扶風雍縣南有召亭今雍縣析為岐山天興兩縣未知召亭的在何縣愚按史記正義引

括地志召亭在岐山縣西南若璩按岐州岐山縣西南十里召亭者文王時召公食采邑絳州垣縣召亭者春秋時召公食采邑召亭有二

橫渠策問云湖州學興竊意遺聲寓之塤籥因擇取二南小雅數十篇使學者朝夕咏歌今其聲無傳焉朱子儀禮通解有風雅十二詩譜乃趙彦肅所傳云即開元遺聲也

詩正義曰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蓋采蘋舊在草蟲之前曹氏詩說謂齊詩先采蘋而後草蟲

馬永卿問劉元城曰王黍離在邶鄘衛之後且天子可在諸侯後乎曰非諸侯也周既滅商分畿内為三國邶鄘衛是也序詩者以其地本商之畿内故在王黍

離上

新序云衛宣公子壽閔其兄伋之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是也魯詩出於浮丘伯以授楚元王交劉向乃交之孫其説盖本魯詩然黍離王風之首恐不可以為衛詩也韓詩云黍離伯封作陳思王植令禽惡鳥論

曰昔尹吉甫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其韓詩之說歟伯封事唯見于此

南豐謂列女傳稱詩芣苢柏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者之說尤乖異式微一篇又謂二人之作

韓文公為施士丐銘曰先生明毛鄭詩通春秋左氏傳善講說朝之賢士大夫從而執經考疑者繼于門唐語林云劉禹錫與韓柳詣士丐聽說詩曰甘棠勿拜

如人身之拜小低屈也勿拜則不止勿翦言召伯漸
遠人思不可及讀詩記董氏引士丐說
周有房中之樂燕禮注謂弦歌周南召南之詩漢安世
房中樂唐山夫人所作魏繆襲謂安世歌神來燕享
永受厥福無有二南后妃風化天下之言謂房中為
后妃之歌恐失其意通典平調清調瑟調皆周房中
之遺聲
白虎通諫諍篇妻得諫夫者夫婦榮恥共之詩云相鼠

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此妻諫夫之詩也亦齊魯韓之說歟

韓詩外傳髙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已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怠若伊尹於太甲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

晁景迂詩序論云序騶虞王道成也風其為雅歟序魚麗可以告神明雅其為頌歟解頤新語云文王之風

終於騶虞序以為王道成則近於雅矣文武之雅終於魚麗序以為可告神明則近於頌矣灊水李氏曰小雅雖言政猶有風之體大雅之正幾於頌矣

歐陽公曰霸者興變風息焉然詩止於陳靈在桓文之後

八能之士見易緯通卦驗或調黃鍾或調六律或調五音或調五聲或調五行或調律歷或調陰陽或調正德所行大夫九能見毛詩定之方中傳建邦能命龜

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誄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為大夫

定之方中傳引仲梁子曰初立楚宮也鄭志張逸問仲梁子何時人荅曰仲梁子先師魯人當六國時在毛公前正義春秋時魯有仲梁懷故言魯人韓非子八儒有仲良氏之儒陶淵明羣輔錄云仲梁氏傳樂為道以和陰陽為移風易俗之儒史失其名

劉孝孫為毛詩正論演毛之簡破鄭之怪李邦直亦謂毛之説簡而深此河間獻王所以高其學也鄭之釋繁塞而多失鄭學長於禮以禮訓詩是案迹而議性情也綠衣以為褖不諫亦入以為入宗廟庭燎以為不設雞人之官此類不可悉舉若璩按林艾軒亦嘗曰鄭康成以三禮之學牋傳古詩難與論言外之旨矣

艾軒云讀風詩不解芣苢讀雅詩不解鶴鳴此為無得於詩者傳至樂讀詩至鴛鴦之二章因悟比興之體

江漢之女不可犯以非禮可以見周俗之美范滂之母勉其子以名節可以見漢俗之美

大雅之變作於大臣召穆公衛武公之類是也小雅之變作於羣臣家父孟子之類是也風之變也匹夫匹婦皆得以風刺清議在下而世道益降矣

騶虞騶吾騶牙一物也聲相近而字異解頤新語既以虞為虞人又謂文王以騶牙名囿益惑於異説魯詩傳曰梁鄒天子之田見後漢注與賈誼書同不必以

騶牙為證

射義天子以騶虞為節樂官備也鄭康成注云于嗟乎騶虞歎仁人也周禮疏引韓魯說騶虞天子掌鳥獸官其說與射義合文選注引琴操曰騶虞邵國之女所作也古者役不踰時不失嘉會墨子曰成王因先王之樂命曰騶吾豈即詩騶虞歟

大戴禮投壺云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鳴貍首鵲巢采蘩采蘋伐檀白駒騶虞八篇廢不可歌七

篇商齊可歌也三篇間歌上林賦揄羣雅張揖注云詩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愚謂八篇可歌者唯鹿鳴白駒在小雅貍首今亡鄭氏以為射義所引曾孫侯氏之詩餘皆風也而亦謂之雅豈風亦有雅歟劉氏小傳或曰貍首鵲巢也篆文似之此有貍首又有鵲巢則或說非矣張揖言二雅之材未知所出若璩按小雅除笙詩自鹿鳴至何草不黄凡七十四篇大雅自文王至召旻凡三十一篇故曰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以篇數言也未知然否

無衣非美晉蓋閔周也自僖王命曲沃伯為晉侯而篡臣無所忌威烈王之命晉大夫襲僖之迹也有曲沃之命則有三大夫之命出爾反爾也

詩亡然後春秋作胡文定謂自黍離降為國風天下不復有雅春秋作於隱公適當雅亡之後孟子集註同呂成公謂蓋指筆削春秋之時非謂春秋之所始也詩既亡則人情不止於禮義天下無復公好惡春秋所以不得不作歟艾軒曰文中子以為詩者民之情性人

之情性不應亡使孟子復出必從斯言若璩按沈約曰歌咏所興宜自生民始也則鄭康成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之說非文中子曰詩者民之情性也情性能亡乎則邵康節自從刪後更無詩之說非

泉水云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說詩者未詳其地隋志邢州內丘縣有干言山李公緒記云柏人縣有干山言山柏人邢州堯山縣魯頌徂來之松後漢注兗州博城縣有徂來山一名尤來新甫之柏傳注不言山之所在唯後魏地形志魯郡汶陽縣有新甫山通典漢汶陽故城在兗州泗水縣東南太史公聞之董生

曰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則山川不可不攷也

檜有疾恣之詩周語富辰曰鄶之亡由叔妘

豳風於十月云曰為改歲言農事之畢也祭義於三月

云歲既單矣言蠶事之畢也農桑一歲之大務故皆

以歲言之

七月箋傳言豳土晚寒者三孫毓云寒鄉𡙡早寒北方

是也熱鄉乃晚寒南方是也毛傳言晚寒者豳土寒

多雖晚猶寒非謂寒來晚也

鄭志十一卷魏侍中鄭小同撰詩七月正義吳志孫皓問月令季夏火星中荅曰日永星火舉中而言非心星也是鄭以日永星火與心星别令按康成荅問葢鄭志所載孫皓乃康成弟子後人因孫皓名氏遂改鄭志為吳志康成不與吳孫皓同時吳志亦無此語熠燿宵行傳云熠燿燐也朱子謂熠燿明不定貌宵行蟲名如蠶夜行有光如螢其説本董氏説文引詩熠燿宵行熠盛光也末章云倉庚于飛熠燿其羽其義

一也

七月見王業之難亦見王道之易孟子以農桑言王道周公之心也

風終于周公雅終于召旻有周召之臣則變者可以復于正

子擊好晨風黍離而慈父感悟周磐誦汝墳卒章而為親從仕王裒讀蓼莪而三復流涕裴安祖講鹿鳴而兄弟同食可謂興於詩矣李栯和伯亦自言吾於詩

甫田悟進學衡門識處世和伯弟摶迂仲呂成公所謂二李伯仲也此可為學詩之法若璩按北史裴安祖傳年八九歳就師講詩至鹿鳴篇語諸兒曰鹿得食相呼而況人乎自此未曾獨食

太史公謂仁義陵遲鹿鳴刺焉蔡邕琴操鹿鳴周大臣所作也王道衰大臣知賢者幽隱彈弦風諫漢太樂食舉十三曲一曰鹿鳴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辭琴操曰古琴有詩歌五曲曰鹿鳴伐檀騶虞鵲巢白駒蔡邕

琴賦云鹿鳴三章鹿鳴在宵雅之首馬蔡以為風刺蓋齊魯韓三家之説猶關雎刺時作諷也呂元鈞謂陳古以諷非謂二詩作於衰周

宵雅肄三麗澤論説以為夜誦此門人記録之失讀詩記取鄭董二子以宵為小則夜誦之説非矣

劉原父曰南陔以下六篇有聲無詩故云笙不云歌有其義亡其辭非亡失之亡乃無也朱子謂古經篇題之下必有譜焉如投壺魯薛鼓之節而亡之儀禮疏曰堂上

歌者不亡堂下笙者即亡

詩芑有三蕣言采芑菜也豐水有芑草也維穈維芑白粱粟也禮記引豐水有芑鄭氏注芑枸檵也杞有三無折我樹杞柳屬也南山有杞在彼杞棘梓杞也集于苞杞言采其杞隰有杞桋枸檵也荼有三誰謂荼苦苦菜也有女如荼茅秀也以薅荼蓼陸草也

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後漢西羌傳穆王西征犬戎遷戎于太原夷王衰弱荒服不朝乃命虢公率六師伐太

原之戎至于俞泉宣王遣兵伐太原戎不克盖自穆王遷戎于太原而太原爲戎狄之居宣王僅能驅之出境而已其後料民太原而戎患益深驪山之禍已兆於此其端自穆王遷戎始西周之亡猶西晉也籍談曰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隣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太原晉地書此以補詩説之遺

史記周紀懿王之時王室遂衰詩人作刺漢匈奴傳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苦詩

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豈不日戒玁狁孔棘注云小雅采薇之詩也古今人表懿王時詩作注政道既衰怨刺之詩始作然則采薇為懿王之詩矣史記匈奴傳不云懿王詩譜序懿王始受譖亨齊哀公夷王失禮之後邶不尊賢正義謂變風之作齊衛為先齊哀公當懿王衛頃公當夷王故先言此也愚謂采薇正雅當從毛氏若變風則始於懿王懿王時詩作元板作懿王堅詩作

史記匈奴傳周襄王與戎狄伐鄭戎狄逐襄王於是戎狄或居于陸渾東至於衞侵盜暴虐中國中國疾之故詩人歌之曰戎狄是膺薄伐獫狁至於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漢匈奴傳則曰宣王興師命將以征伐之詩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以六月為宣王詩是也以魯頌六月出車為襄王詩以出車為宣王詩而史漢又不同皆未詳

文王之詩曰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此周所以興也宣王之後為幽王斯干之祥黍離之

萌也大師皇父之後為皇父卿士尹吉甫之後為尹

氏大師蹶父之後為蹶維趣馬申伯之後為申侯則

與犬戎滅宗周矣君臣皆弗克紹周馬得不替乎

吉甫作誦美詩以名著者也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寺人

孟子作為此詩刺詩以名著者也為吉甫易為家父

孟子難

皇父孔聖自謂聖也具曰予聖君臣俱自謂聖也自聖
者亂亡之原光武詔上書者不得言聖大哉言乎
旣克有定靡人弗勝言天之勝人也藐藐昊天無不克
鞏言天之終定也申包胥曰人衆者勝天人曷嘗能
勝天哉天定有遲速耳詩所以明天理也故不云人
勝天
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荆公謂世雖
昏亂君子不可以爲惡自敬故也畏人故也畏天故

也愚謂詩云周宗既滅哀痛深矣猶以敬畏相戒聖賢心學守而勿失中夏雖亡而義理未嘗亡世道雖壞而本心未嘗壞君子修身以俟命而已若璩按王氏二十年杜門不出槩具見於此

豈不欲往畏我友朋畏人也胡不相畏不畏于天畏天也不畏人則亦云可使怨及朋友畏天則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鄭用三良未可間衛多君子未有患季梁忠謀彊敵畏

汲直守節亂萌弭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正先諫誅嬴運促李雲忠隕漢宗覆章華罹僇陳業隱昭圖嬰禍唐鼎移詩曰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君子在下位猶足以美風俗漢之清議是也小人在下位猶足以壞風俗晉之放曠是也詩云君子是則是傚

巧言如簧顏之厚矣羞惡之心未亡也不愧于人不畏于天無羞惡之心矣天人一也不愧則不畏若璩按高忠憲

有言君子一點畏心至王安石滅盡一點恥心至馮道滅盡

車攻東有甫草鄭箋云鄭有甫田謂圃田鄭藪也止齋周禮説云詩不以圃田繫鄭鄭愚謂宣王封弟友于鄭在畿內咸林今華州鄭縣圃田澤左氏謂之原圃在今開封之中牟宣王時非鄭地小雅安得繫於鄭乎爾雅鄭有圃田蓋指東遷後之鄭言之若璩按詩集傳宣王時未有鄭國圃田澤屬東都畿內故往田余謂前漢志中牟縣圃田澤在西縣有莞叔邑管叔為畿外諸侯則此澤亦畿外地可知古者川浸澤藪名在職方不隸諸侯之版謂圃田為管叔之封非也謂實在東都畿內者恐亦非也

詩小傳云詩有夏正無周正七月陳王業六月北伐十月之交刺純陰用事而日食四月維夏六月徂暑言暑之極其至皆夏正也而獨謂十月之交為周正可乎漢歷幽王無八月朔食而唐歷則有之識者疑其傅會而為此也愚按正義謂校之無術而大衍歷日蝕議云虞劆以歷推之在幽王六年虞劆造梁大同歷非始於唐也鄭箋謂周之十月夏之八月故歷家因之孫莘老解春秋用鄭說謂八月秋之分日食秋

分而詩人醜之安得曰分至不爲災也蘇子由陳少南皆以十月爲陽月朱文公從之宋書禮志載魏史官之言曰黄帝顓頊夏殷周魯六歷皆無推日蝕法但有考課疎密而已大衍歷議云黄初已來治歷者始課日蝕疎密及張子信而益詳甞攷通鑑皇極經世秦始皇八年歲在壬戌吕氏春秋云維秦八年歲在涒灘申歷有二年之差後之算歷者於夏之辰弗集房周之十月之交皆欲以術推之亦已疎矣沈存中云日食正陽之月先儒止謂

四月非也正謂四月陽謂十月子由詩說與存中同

若璩按嘗以歷上推周幽王六年乙丑歲十月建酉朔日辛卯辰時正得日食非惟虞劇即唐道士傅仁均僧一行亦步得是日日食乃知康成精於歷學本傳稱其始通三統歷注有乾象歷抑數經解有不可盡拘以理者此類是也孔穎達疏漢世通儒未有以歷考此辛卯日食者不知康成考之方作箋云東州名儒豈欺我哉　又嘗以歷上推始皇八年壬戌歲是年秋恰有甲子朔與呂覽秦八年秋甲子朔之文合則歲在涒灘當作歲在淹茂為是不然必以涒灘則維秦六年秋無甲子朔矣王氏似未諳歷法

元城謂韓詩有雨無極篇序云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篇首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朱子曰第一二

章皆十句增之則長短不齊又此詩正大夫離居之後暬御之臣所作其曰正大夫刺幽王者非是解頤新語亦云韓詩世罕有其書或出於好事者之傳會鹽鐵論引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故商師若烏周師為荼盖謂商用少而周用老也若璩按今本作商荼周烏小弁趙岐謂伯奇之詩伯奇仁人而父虐之故作小弁之詩曰何辜于天親親而悲怨之辭也又謂鴟鴞之篇刺邠君盖漢儒言詩多異説論衡亦云伯奇放流

首髮早白詩云惟憂用老

韓詩劉彼甫田劉卓也爾雅釋詁劉大也郭璞注云劉義未聞豈未見韓詩故邪疏引韓詩

大東維北有斗或以為南斗或以為北斗朱子集傳兼取二說

呂氏春秋謂舜自為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疑與咸丘蒙同一說而託之於舜

袁孝政釋劉子曰魏武公信讒詩刺之曰營營青蠅止

于藩豈弟君子無信讒言此小雅也謂之魏詩可乎朱子詩傳采菽天子所以荅魚藻也黍苗宣王時美召穆公之詩皆非刺詩愚按國語注采菽王賜諸侯命服之樂也黍苗道召伯述職勞來諸侯也韋昭已有是說

鄭康成先通韓詩故注二禮若璩按二禮謂周禮禮記與箋詩異如先君之思以畜寡人為定姜之詩生甫及申為仲山甫申伯又不濡其翼維鵜之上天之載匪革其猶

汭汎之即至于湯齊是也注禮記與注易異如東鄰西鄰是也若璩按康成註易東鄰為日出東方象西鄰月出西方象見王氏集周易鄭注

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新經義云亂出乎上而受患常在下及其極也乃適歸乎其所出矣噫宣靖之際其言驗矣而兆亂者誰歟言與行違心與迹異荆舒之謂也

單穆公曰旱鹿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鹿散亡藪澤肆既君子將險哀之不

暇而何易樂之有馬誦險哀二字此文中子所以有
帝省其山之歎也天地變化草木蕃況賢者而不樂
其生乎天地閉賢人隱況草木而得遂其性乎
旱麓毛氏云旱山名也曹氏按漢地理志漢中南鄭縣
有旱山沱若璩按本作池即沱字水所出東北入漢旱山在梁
州之境與漢廣相近故取以興焉
鼉鳴如鼓新經之說也解頤新語取之鑿矣
賈誼書容經篇諺曰君子重襲小人無由入正人十倍

邪僻無由來古之人其謹於所近乎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此言左右曰以善趣也此即選左右之説爰延亦云善人同處則日聞嘉訓惡人從游則日生邪情

維申及甫維周之翰申甫之地為形勢控扼之要甫即呂也呂刑一曰甫刑史伯曰當成周者南有申呂左氏傳楚子重請申呂以為賞田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御北方盖楚得申呂而

始彊兹所以為周室之屏翰歟漢地理志南陽宛縣申伯國詩書及左氏注不言呂國所在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故呂城在鄧州南陽縣西徐廣云呂在宛縣水經注亦謂宛西呂城四嶽受封然則申呂漢之宛縣也高帝入關光武起兵皆先取宛其形勢可見李忠定曰天下形勢關中為上襄鄧次之輿地廣記云蔡州新蔡古呂國今按新蔡之地屬蔡未嘗屬楚子重不當請為賞田則呂國在宛明矣 若璩按括地志故申城在鄧州南陽縣北三十里故呂城在鄧州南陽縣西四十里故班固曰宛縣申伯國徐廣曰呂在宛縣

詩集傳以申在今鄧州信陽軍之境亦非

禮記孔子閒居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鄭康成注言周道將興五嶽為之生賢輔佐仲山甫及申伯為周之幹臣正義云案鄭志注禮在先未得毛傳愚謂仲山甫猶儀禮所謂伯某甫也周語云樊仲山父盖甫與父同若以仲山甫為甫則尹吉甫蹶父皇父程伯休父亦可以言甫矣近世說詩者乃取此而舍箋傳爱奇之過也權德輿集云魯獻公仲子曰山甫入輔於周食采于樊若璩按漢杜欽傳仲山父異姓之臣就封于齊注云韓詩

康成其出此乎

左氏傳曰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雲漢之序曰内有撥亂之志非立志何以成中興之功宣王晏起姜后請愆則庭燎之箴始勤終怠可見矣殺其臣杜伯而非其罪則沔水之規讒言其興可見矣祈父傳謂宣王之末司馬職廢羌戎為敗按通鑑外紀三十三年王伐太原戎不克三十八年王伐條戎奔戎王師敗績三十九年戰于千畒王師敗績于姜氏

之戎四十一年王征申戎破之轉予于恤蓋謂此四
役也
尹氏不平此幽王所以亡春秋於平王之末書尹氏卒
見權臣之繼世也於景王之後書尹氏立王子朝見
權臣之危國也詩之所刺春秋之所譏以此坊民猶
有五侯擅漢三馬食曹之禍
召彼故老訊之占夢於是即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
服矣好諛悪晤昧近頑童窮固矣商之咈其耇長吳

之播棄黎老與亂同事也

宣三十年有兔舞于鎬京而赫赫宗周有寖微之象矣

幽二年三川竭岐山崩而陵谷易處有將亡之形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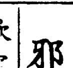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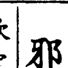
匪降自天職競由人致此者人也豈天所爲哉

裒裒者華興賢者功臣之子孫世臣與國升降者也王

朝則周召二公夾輔王室家父仍叔二雅舊人歷汾

王之亂平王之遷猶在也侯國則翼之九宗遂之四

氏與封建之法相維持彼漢之彧羣魏之荀何江左

之淵儉唐季之崔柳豈世臣之謂乎若璩按孔穎達辯詩家父仍叔與見春秋桓公年間者年月長遠並應別人然王氏亦指其後人言

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周所以替也雖不能用吾憖寘之於耳楚所以亂也君且休矣吾將思之漢所以微也擇三有事亶侯多藏貪墨之臣為蟊賊小東大東杼柚其空聚斂之臣為斧斤丈侯之命所謂殄資澤于下民也是時號石父好利用事而皇父以卿士為羣邪之宗

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朋友之信可質於神明神之聽之

式穀以女正直之道無愧於幽隱

楊泉物理論曰稻粱菽各二十種為六十疏果之實助

穀各二十凡為百穀故詩曰播厥百穀

詩譜引傳曰文王基之武王鑿之周公内之疏云未知

此傳在何書

三代之禮有損益而所因者未之有改也以公劉之詩

攷之君之宗之宗法始於此其軍三單軍制始於此

徹田為糧徹法始於此周禮有自來矣

咨女殷商猶賈山之借秦為諭也周公戒成王無若殷

王受又曰宜鑒于殷駿命不易人君常聞危亡之言

則可保其安存矣

靡哲不愚司空圖之耐辱也善人載尸裴度之晚節也

孔子於烝民加四字而意自明於緡蠻曰於止知其所

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此說詩之法韓子於菁菁者

莪屑屑訓釋盖少作也晚歲引詩言老成人重於典

刑簡而當矣

考之周語立魯公子戲則仲山甫諫料民太原則仲山甫又諫然聽之藐藐也當時公卿唯虢文公諫不籍千畒而他無聞焉此詩人所以有愛莫助之之歎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鄭箋以燕為燕安王肅云今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見水經注燕北燕國愚謂詩云奄受北國肅說為長若璩按韓侯入覲入字便知韓國不在畿內遠與北燕為鄰肅說果長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毛氏曰屠地名不言所在滈水李

氏以為同州郃谷今按說文有左馮翊郃陽亭同都切

馮翊即同州也潏水之言信矣

漢恩澤侯表曰帝舅緣大雅申伯之意後之寵外戚者

率以是藉口自宣王褒申伯而申侯終以召戎禍猶

可以為萬世法乎外戚秉政未或不亡漢亡於王莽

何進晉亡於賈謐唐幾亡於楊國忠石晉亡於馮玉

盜言孔甘寇攘式內皆孟子所謂民賊也有民賊則賊

民興漢傅燮曰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唐裴

度曰欲平賊當先清朝廷真文忠公曰内有衣冠之盜而後外有干戈之盜

大師維垣鄭箋以為三公王介甫以為大衆朱子集傳從王說

維天之命傳引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詩譜云子思論詩於穆不已孟仲子曰於穆不似仲子子思之弟子

閟宮傳引孟仲子曰是禖宮也序錄云子夏傳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子註孟

仲子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者豈名氏之同歟

筆談云彼徂矣岐有夷之行朱浮傳作彼岨者岐有夷之行今按後漢朱浮傳無此語西南夷傳朱輔上疏曰詩云彼徂者岐有夷之行注引韓詩薛君傳曰徂往也蓋誤以朱輔為朱浮亦無岨字

歐陽公時世論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所謂二后者文武也則成王者成王也當是康王已後之詩執競不顯成康所謂成康者成王康王也當

是昭王已後之詩噫嘻曰噫嘻成王者亦成王也范蜀公正書曰昊天有成命言文武受天命以有天下而成王不敢以逸豫為也此揚雄所謂康王之時頌聲作於下自彼成康奄有四方祀武王而述成康見子孫之善繼也班孟堅曰成康没而頌聲寢言自成康之後不復有見於頌也朱子集傳與歐范之說合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朱子引國語叔向曰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也其

為祀成王之詩無疑愚觀賈誼書禮容語引叔向曰二后文王武王成王者武王之子文王之孫也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及成王承嗣仁以臨民故稱昊天焉其義尤明

歐陽公詩論古今諸儒謂來牟為麥者更無他書所見直用二頌毛鄭之說來牟為麥始出於毛鄭而二家所據乃臆度僞大誓不可知之言愚按劉向封事引飴我釐麰釐麰麥也始自天降文選注引韓詩貽我

嘉麰薛君曰麰大麥也毛鄭之說未可以為非毛氏傳牟麥也鄭箋亦爲以牟麥俱來廣雅始以為來小麥牟大麥以劉向說來孜當從古注

陳少南不取魯頌然思無邪一言亦在所去乎

晉姜鼎銘曰保其孫子三壽是利魯頌三壽作朋盖古語也先儒以為三卿恐非

商周之頌皆以告神明太史公曰成王作頌推巳懲艾悲彼家難至魯頌始為溢美之言所謂善頌善禱者非商周之體也後世作頌傚魯而近諛又下矣

或謂文章之繁簡視世之文質然商質而周文商頌繁
而周頌簡文不可以一體觀也
法言曰正考甫常睎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睎正考甫矣司馬公注揚子謂正考甫作商頌奚斯作閟宮之詩故云然愚按史記宋世家襄公之時修仁行義欲與盟主其大夫正考甫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注云韓詩章句美襄公樂記温良而能斷者宜歌商鄭康成注謂商宋詩盖用韓詩說也考

之左傳正考甫佐戴武宣世本正考甫生孔父嘉為宋司馬華督殺之而絶其世皆在襄公之前安得作頌於襄公之時乎後漢曹褒傳奚斯頌魯考甫詠殷注引韓詩薛君傳云是詩公子奚斯所作正考甫孔子之先也作商頌十二篇詩正義云奚斯作新廟而漢世文人班固王延壽謂魯頌奚斯作謬矣然揚子之言皆本韓詩時毛詩未行也

薛漢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馮衍傳注引薛夫子韓詩章句即漢也 若璩按此止辨商頌非正考

甫作何不引魯語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為首益見非考甫作

長發大禘箋云郊祭天也雖禘大祖箋云大祭也大於四時而小於祫鄭康成以祭天為禘與宗廟大祭同名春秋纂例趙子已辨其失矣王肅以禘祫為一祭亦非也禘與祫異祫則太祖東鄉毀廟及羣廟之主昭南穆北合食於太祖禘則祖之所自出者東鄉惟以祖配之今混禘於祫宗廟有祫無禘

范甯穀梁序孔子就太師正雅頌因魯史修春秋列黍

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也然左傳襄二十九年季札觀樂於魯已為之歌王矣孔子至哀十一年始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得所則降王於國風非孔子也

隰有萇楚箋云人少而端慤則長大無情慾胡邦衡解學記取之

呂氏春秋甯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高誘注以為歌碩鼠不知何所據 三齊記載甯戚歌所謂南山矸白石

爛者是也

四月秀葽諸儒不詳其名唯說文引劉向說以為苦葽

曹氏以爾雅本草證之知其為遠志

董氏舉侯包言衛武公作抑詩使人日誦於其側朱子謂不知此出在何處愚攷侯包之說見於詩正義隋經籍志韓詩翼要十卷侯包撰然則包學韓詩者也

秦詩在其板屋西戎地寒故以板為屋張宣公南嶽唱酬序云方廣寺皆板屋問老宿云用瓦輒為冰雪凍

裂自此如高臺上封若璩按高臺上封皆寺名并見朱子詩皆然漢地理志天水隴西民以板為屋以南嶽觀之非獨西陲也若璩按南史隱逸傳南嶽鄧先生郁隱居衡山極峻之嶺立小板屋兩間是南嶽上之有板屋舊矣

唐棣之華維常之華協車字黍稷方華協塗字隰有荷華協且字曹氏謂華當作荂音敷蓋古車本音居易曰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來徐徐困于金車其音皆然至說文有尺遮之音乃自漢而轉其聲愚按何彼襛矣釋文或云古讀華為敷與居為韻後放此朱

文公集傳並著二音而以音敷為先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漙音團集傳叶上兖反顔氏正俗云按呂氏字林作䨏上兖反訓云露貌音與婉類

蓺麻如之何衡從其畝顔氏云禮令也衡縫衡即横也不勞借音徐氏音横失之矣

干旄四馬至於五之六之猶緇衣之改為也權輿四簋至於每食不飽猶醴酒之不設也君子之去就于其

心不于其禮

譽謝戌申其篤於母家一也一美馬一刺馬宣王親親

平王忘讎也

孝經言卿大夫之孝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

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孟子謂曹交

曰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聖賢之訓皆以服

在言行之先蓋服之不衷則言必不忠信行必不篤

敬中庸修身亦先以齊明盛服都人士之狐裘黄黄

所以出言有章行歸于周也

召公是似南仲太祖世濟其美也達有充超叛鑒（若璩按鑒似宜作惜尤切東坡以惜平聲字遂不用耳）蘇文忠慨焉或附曹羣志漢

朱文公悕焉

敬之羣臣進戒嗣王荀子云天子即位上卿進曰能除患則為福中卿進曰先事慮事先患慮患下卿進曰敬戒無怠羣臣進戒始以敬三卿授策終以敬此心學之原也伊尹訓太甲曰祗厥身召畢告康王曰今

王敬之哉皆以此為告君第一義

葉氏云漢世文章未有引詩序者魏黄初四年詔云曹詩刺遠君子近小人盖詩序至此始行

朱子詩序辯説多取鄭漁仲詩辯妄艾軒謂歐陽公詩本義不當謂之本義古人㫖意精粹何嘗如此費辭

唐志毛詩草木蟲魚圖二十卷開成中文宗命集賢院修撰并繪物象學士楊嗣復張次宗上之按名賢畫録太和中文宗好古重道以晉明帝朝衞協畫毛詩

圖草木鳥獸古賢君臣之像不得其真呂程修已圖之皆據經定名任意採掇由是冠冕之製生植之姿遠無不詳幽無不顯然則所圖非止草木蟲魚也隋志梁有毛詩古賢聖圖二卷

格物之學莫近於詩關關之雎摯有別也呦呦之鹿食相呼也德如鳲鳩言均一也德如羔羊取純潔也仁如騶虞不嗜殺也鴛鴦在梁得所止也桑扈啄粟失其性也倉庚陽之候也鳴鵙陰之兆也蒹葭露霜變

也桃蟲拚飛化也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誠不可揜
也鳶飛戾天魚躍于淵道無不在也南有喬木正女
之操也隰有荷華君子之德也匪鱣匪鮪避危難也
匪兕匪虎慨勞役也蓼莪常棣知孝友也蘩蘋行葦
見忠信也葛屨褊而羔裘急也蟋蟀儉而蜉蝣奢也
爰有樹檀其下維穀美必有惡也周原膴膴堇荼如
飴惡可為美也黍以為稷心眩於視也蠅以為雞心
惑於聽也綠竹猗猗文章著也皎皎白駒賢人隱也

贈以勺藥貽我握椒芳馨之辱也焉得諼草言采其蝱憂思之深也柞棫斯拔侯薪侯蒸盛衰之象也鳳凰于飛雉離于羅治亂之符也相鼠碩鼠疾惡也采葛采苓傷讒也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有多識之益也

誦詩三百不能專對不足以一獻皆誦言而忘味者也

自賜商之後言詩莫若孟子其述孔子之言以為知道者二鴟鴞烝民是也如靈臺皇矣北山雲漢小弁

凱風深得詩人之心以意逆志一言而盡說詩之要
學詩必自孟子始
申毛之詩皆出於荀卿子而韓詩外傳多述荀書今考
其言采采卷耳鳲鳩在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得風
雅之㫖而引逸詩尤多其孔筆所删歟
法言曰守儒轅固申公二子無愧於言詩矣王式以三
百五篇諫亦其次也彼說詩解頤者能無愧乎
草木鳥獸蟲魚疏陸璣字元恪所撰非陸機也

鄭氏詩譜徐整暢太叔裘隱（見釋文序錄）隋志太叔求及劉炫注古今書錄云徐正陽注館閣書目謂注者為太叔求而不考序錄徐正陽疑即徐整誤以整為正暢為陽也（整字文操吳太常卿 若璩按徐整暢太叔裘隱謂整既暢演而裘隱括之也）

詩緯含神霧曰集微揆著上統元皇下序四始羅列五際又曰詩者天地之心君德之祖百福之宗萬物之戶也推度災曰建四始五際而八節通汎歷樞曰午亥之際為革命卯酉之際為改正辰在天門出入候

聽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大明在
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鴈
在申金始也翼奉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
篇郎顗曰四始之缺五際之戹五際本於齊詩四始
與毛詩序異蓋習聞其說而失之也
曹氏論詩云詩之作本於人情自生民以來則然太始
天皇之策包羲罔罟之章葛天之八闋康衢之民謠
愚按素問天元紀大論鬼臾區曰積考太始天元冊

文曰太虛寥廓肇基化元萬物資始五運終天布氣真靈總統坤元九星懸朗七曜周旋曰陰曰陽曰柔曰剛幽顯既位寒暑弛張生生化化品物咸章盖古詩之體始於此然伊川謂素問出於戰國之末若璩按鄒平馬公驌曰上古文字簡略而世傳素問瀕煩數萬言知非軒后之舊矣然精微奧博語多至道其亦緩和摯扁之流依託以立言者乎

文粹李行修云劉迅說詩三千言言詩者尚之今考迅作六說以繼六經自孔氏至考亂凡八十九章取漢

史詔書及羣臣奏議以擬尚書又取房中歌至後庭闕百草臨春樂少年子之類凡一百四十二篇以擬雅章又取巴渝歌白頭吟折楊柳至談容娘以比國風之流然文中子嘗續經矣朱子謂高文武宣之制豈有精一執中之傳曹劉顔謝之詩豈有物則秉彝之訓況迅乎

艾軒曰九德九夏雅頌之流也貍首風也豳之雅頌猶魯頌也薛士龍曰詩之音律猶易之象數若璩按貍首逸詩果

載射義篇內則似二雅體非風也詳尚書古文疏證卷五第八十條

說詩者謂宋襄公作誓鐘之樂按博古圖有宋公成誓鐘大晟樂書應天得六鐘篆其帶曰誓鐘詔謂獲英莖之器於受命之邦此姦諛傅會之言宋公成亦非襄公用以說詩陋矣

大學止於至善引詩者五齊家引詩者三朱子謂咏歎淫液其味深長最宜潛玩中庸末章凡八引詩朱子謂衣錦尚絅至不顯惟德始學成德之序也不大聲

以色至無聲無臭贊不顯之德也反復示人至深切矣孝經引詩十引書一張子韶云多與詩書意不相類直取聖人之意而用之是六經與聖人合非聖人合六經也或引或否卷舒自然非先考詩書而後立意也六經即聖人之心隨其所用皆切事理此用經之法若璩按邵文莊寳言中庸尚絅章猶樂辭之亂盖一篇之總要也

東晳補亡詩循彼南陔釋曰陔隴也羣經音辯云序曰孝子相戒以養陔當訓戒鄉飲酒燕禮賓醉而出奏

陔夏鄭氏注陔之言戒也以陔為節明無失禮與詩序義協愚按春官樂師鄭司農注今時行禮於大學罷出以鼓陔為節

荀子曰善為詩者不說程子之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也

董子曰詩無達詁孟子之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也

曹子建表忍垢苟全則犯詩人胡顔之譏詩無此句李善引毛詩曰何顔而不速死也今相鼠注無之

説文敘云其稱詩毛氏者皆古文也以今詩考之其文多異得此䱱鼉爲蟾蠩碩大且嫡爲重頣皆韓詩之説也

蔡邕正交論云周德始衰頌聲既寢伐木有鳥鳴之刺是以正雅爲刺也

春秋時諸侯急攻戰而緩教化其留意學校者唯魯僖公能修泮宮衛文公敬教勸學它無聞焉鄭有子衿城闕之刺子産僅能不毀鄉校而已

吳才老詩叶韻補音序曰詩音舊有九家唐陸德明定為一家之學開元中修五經文字我心慘慘為懆七到反伐鼓淵淵為鼘於巾反皆與釋文異乃知德明之學當時亦未必盡用

取蕭祭脂曰其香始升為酒為醴曰有飶其香古所謂香者如此韋彤五禮精義云祭祀用香今古之禮並無其文隋志曰梁天監初何佟之議鬱鬯蕭光所以達神與其用香其義一也攷之殊無依據開元開寶

禮不用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疏云種之必好似有神助呂氏

春秋后稷曰子能使子之野盡爲冷風乎六尺之耜

所以成畝也其博八寸所以成甽也耨柄尺此其度

也其耨六寸所以間稼也漢趙過曰后稷始甽田

興雨祁祁雨欲徐徐則入土鹽鐵論云周公太平之時

雨不破塊旬而一雨雨必以夜

以按徂旅孟子作以遏徂莒韓非云文王克莒

夏屋渠渠箋云設禮食大具其意勤勤正義王肅云大屋崔駰七依說宮室之美云夏屋渠渠文選靈光殿賦注引七依作蘧蘧檀弓見若覆夏屋者矣注夏屋今之門廡其形旁廣而卑正義殷人以來始屋四阿夏家之屋唯兩下而已無四阿如漢之門廡鄭康成於詩禮注異如此

文王之治由身及家風始于關雎雅始于大明而思齊又關雎之始也家人之九五曰王假有家不顯亦臨謹獨者齊

家之本故家人之吉在於反身

衛武公自警曰愼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古之君子剛中而柔外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隨會柔而不犯韓文公為王仲舒銘曰氣銳而堅又剛以嚴哲人之常與其友處順若婦女何德之光

爾土宇昄章必曰俾爾彌爾性務廣地而不務廣德者人君之深戒也不務德而勤遠略齊之霸所以衰狄之廣莫于晉為都晉之亂所以萌

風俗世道之元氣也觀葛生之詩堯之遺風變為北方之强矣觀駟驖小戎之詩文武好善之民變為山西之勇猛矣晉秦以是彊於諸侯然晉之分為三秦之二世而亡風俗使然也是以先王之為治威彊不足而德義有餘商之季也有故家遺俗焉周之衰也懷其舊俗焉

皇皇后帝皇祖后稷魯以稷配天周之東遷始僭禮矣夫子以為周公之衰而史克何美焉齊百庭燎晉請

王章習以為常禮樂安得不自大夫出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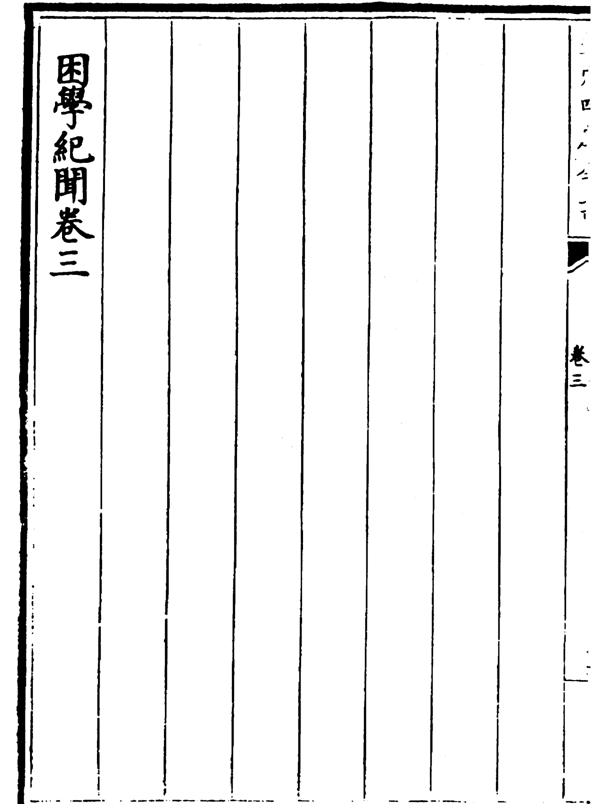
朱子發曰詩全篇削去者二千六百九十四篇如貍首曾孫之類是也篇中刪章者如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之類是也章中刪句者如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是也句中刪字者如誰能秉國成不自為政卒勞百姓是也若璩按此必無之事

止齋曰國風作而二南之正變矣邶鄘曹鄶特微國也而國風以之終始盖邶鄘自別於衛而諸侯浸無統

紀及其厭亂思治追懷先王先公之世有如曹鄶然

君子以為是二南之可復世無周公誰能正之是故

以亂終若璩按呂東萊於詩一說朱子於詩又一說故各解思無邪之旨前輩謂之未了公案王魯齋出則謂詩非聖人之原本余頗然其說新安方回曰蓋嘗以上二說就內翰尚書王公應麟一商略之今王氏詩說如此是亦未敢舍而從魯齋也因識於此



困學紀聞卷三

困學紀聞卷四

宋　王應麟　撰

周禮

漢河閒獻王得周官而武帝謂末世瀆亂不驗之書唯唐太宗夜讀之以為真聖作曰不井田不封建而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也人君知此經者太宗而已劉歆始用之蘇綽再用之王安石三用之經之蠹也唯文中子曰如有用我執此以往程伯子曰必有關雎

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儒者知此經者王程二子而已

漢志謂之周官若璩按河間獻王傳亦曰周官經序錄云劉歆始建立周官經以為周禮意者周禮之名昉此乎然後漢書云鄭衆傳周官經後馬融作周官傳授鄭𤣥𤣥作周官注猶未以周禮名也隋志自馬融注已下始曰周官禮隋志三禮目錄一卷鄭𤣥撰今見于釋文若璩按鄭康成序云世祖以來通人達士鄭氏父子衛宏賈逵馬季長皆作周禮解詁周禮之名已見於此賈公彥曰以設位言之謂之周官以制作言之

謂之周禮

五峯胡氏云周官司徒掌邦教敷五典司空掌邦土居四民世傳周禮闕冬官未嘗闕也乃冬官事屬之地官程泰之云五官各有羨數天官六十三地官七十八春官七十夏官六十九秋官六十六盖斷簡失次取羨數凡百工之事歸之冬官其數乃周俞庭椿為復古編亦云司空之篇雜出於五官之屬九峯蔡氏云周公方條治事之官而未及師保之職冬官亦闕

首末未備周公未成之書也若璩按古者三公多繫兼官惟六卿是實職周禮蓋載其實職者也其中有三公云何孤云何皆六卿職之所及亦莫或遺蔡氏説頗傅會

考工記或以為先秦書而禮記正義云孝文時求得周官不見冬官一篇乃使博士作考工記補之馬融云孝武開獻書之路周官出於山巖屋壁漢書為河間獻王得之非孝文時也序録云李氏上五篇失冬官一篇取考工記補之六藝論云壁中得六篇誤矣齊文惠太子鎮雍州有盜發楚王冢獲竹簡書青絲編

簡廣數分長二尺有得十餘簡以示王僧虔僧虔曰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漢時科斗書已廢則記非博士所作也易氏云考工記非周書也言周人上輿而有梓匠之制言周人明堂而有世室重屋之制言溝洫澮川非遂人之制言旂旗旟旐非大司馬司常巾車之制眡周典大不類若據按科斗書漢世盛行且著之功令見漢藝文志蕭何草律云云

禮器經禮三百鄭氏注謂即周禮三百六十官漢志禮

經三百臣瓚注云周禮三百是官名也禮經謂冠昏吉凶蓋以儀禮為經禮也朱子從瓚説謂周禮乃設官分職之書禮典在其中而非專為禮設也

鄭康成釋經以緯書亂之以臆説汨之而聖人之微指晦馬徐氏微言謂鄭注誤有三王制漢儒之書今以釋周禮其誤一司馬法兵制也今以證田制其誤二漢官制皆襲秦今引漢官以比周官小宰乃漢御史大夫之職謂小宰如今御史中丞如此之類其誤三

鶴山若璩按鶴山魏了翁號謂以末世弊法釋三代令典如以漢算擬邦賦以莽制擬國服止齋謂以周禮為非聖人之書者以說之者之過也

張禹以論語文其諛劉歆以周官文其姦猶以詩禮發冢也禹不足以玷論語而以歆訾周官可乎西山曰歆之王田安石之泉府直竊其一二以自蓋爾

易氏總義云府史胥徒通典總言其為六萬三千六百七十五人愚攷之通典周六萬三千六百七十五員

內二千六百四十三人若璩按文獻通考云此數未知何據據周禮當作二萬五千二百六十六人外諸侯國官六萬一千三十二人按通考又云此據王制殷時天下諸侯官數則合此乃官數非謂府史胥徒也嬪御奄寺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貨賄皆領於冢宰冕弁車旗宗祝巫史卜筮鬠侑皆領於宗伯此周公相成王格心輔德之法周之興也滕侯為卜正呂伋為虎賁氏侍御僕從罔匪正人左右攜僕庶常吉士及其衰也昏椓靡共婦寺階亂膳夫內史趣馬師氏

締交於嬖寵瑣瑣姻亞私人之子竊位於王朝至秦而大臣不得議近臣矣至漢而中朝得以詘外朝矣至唐而北司是信南司無用矣由周公之典廢也間有詰責幸臣如申屠嘉奏劾常侍如楊秉宮中府中為一體如諸葛武侯可謂知宰相之職者唐太宗責房玄齡以北門營繕何預君事豈善讀周禮者哉我朝趙普於一熏籠之造亦制以有司之法李沆於後宮之立奏以臣沆不可若璩按宜增一事曰文彦博於疾勢增損責宦者必以告

趙鼎於内苑移竹責宦者罷其役庶幾古大臣之風矣五峯乃謂周公不當治成王燕私之事殆未之思也

李泰伯曰内宰用大夫士世婦每宫卿二人皆分命賢臣以參檢内事漢世皇后詹事以二千石為之猶有成周遺意

漢食貨志太公為周立九府圜法顔師古注周官太府玉府内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内職金職幣皆掌財幣之官故曰九府愚按爾雅醫無閭之珣玗琪會稽之

竹箭梁山之犀象華山之金石霍山之珠玉崑崙之璆琳琅玕幽都之筋角斥山之文皮岱岳之五穀魚鹽是謂九府五峯胡氏皇王大紀所述與爾雅同而繼之曰尚父立圜法輕重以銖通九府之貨又按史記列傳吾讀管氏輕重九府劉向別錄曰九府書民間無有索隱謂其書論鑄錢之輕重盬鐵論文學曰管仲設九府徼山海通典亦云太公立九府之貨然則九府太公立之管仲設之其名列于爾雅盖即管

氏書也大紀之說得之顏注恐非（曲禮天子之六府亦與大禹謨之六府異）

九嬪注引孔子曰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孝經援神契之言也何休公羊傳序引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孝經鉤命決之言也漢儒以緯書孔子所作（康成注中庸亦引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

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漢諸侯子入宿衛齊王之弟章是也入京師受業楚王之子郢客是也其制猶古

奄止於上士抑其權也唐太宗詔內侍省不立三品官不任以事然內侍並列于六省閹奄尹與政之階與周典統於冢宰異矣

八則禮俗以馭其民呂微仲謂庶民可參之以俗士以上專用禮此說非也大傳百志成故禮俗刑呂成公謂禮俗不可分為兩事制而用之謂之禮習而安之謂之俗若禮自禮俗自俗不可謂之禮俗

王之膳服雖不會而九式有羞服之式冢宰所均節也

待王之膳服不過以關市之賦則其用簡矣

司徒掌教不言財司馬掌政不言兵鄉遂九畿兵財在其中井田封建足食足兵之本也周官之法不行無善教善政於是憂財用畏夷狄矣

鄉有軍制無田制遂有田制無軍制疏云鄭注互見其義

大司徒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匠人建國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詩定之方中傳云度日出日入以知東西南視定北準極以正南北愚按晏子春秋景

公新成柏寢之室使師開鼓琴師開左撫宫右彈商曰室夕東方之聲薄西方之聲揚公召大匠曰室何為夕大匠曰立室以宫矩為之於是召司空曰立宫以城矩為之明日晏子朝公曰先君太公立宫何為夕對曰古之立國南望南斗北戴樞星彼安有朝夕哉而以今之夕者周之建國國之西方以尊周也公曰古之臣乎樞星即極星也公劉居豳既景迺岡然則尚矣

蔡邕明堂論曰王居明堂之禮南門稱門西門稱闈故周官有門闈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闈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朱子大學章句序王宫有學盖謂此魯孝公之為公子嘗入京師為國子人稱其孝宣王命之導訓諸侯他書言國子者唯周語焉

師氏三德朱子曰至德以為道本明道先生以之敏德以為行本司馬温公以之孝德以知逆惡趙無愧徐

仲車之徒以之若璩按趙無媿名君錫洛陽人事父良規至孝絕類徐仲車歷官神宗哲宗朝見宋史列傳第四十六

牧誓顧命皆言師氏雲漢之傳曰年穀不登則師氏弛其兵文王世子大司成注以為師氏而樀維師氏以剌匪其人九兩師以賢得民注謂諸侯師氏言賢者以身教也后妃亦有之葛覃云言告師氏

保氏九數鄭司農云今有重差夕桀句股釋文夕音的此二字非鄭注愚按少儀正義引鄭司農云今有重

差句股馬融干寶等更云今有夕桀各為二篇未知
所出則夕桀二字後人附益非鄭注信矣劉徽九章
算經序云包犧氏始畫八卦作九九之術以合六爻
之變黄帝建歴紀協律吕隷首作數周公制禮有九
數九數之流則九章是矣漢張蒼耿壽昌皆善算因
舊文刪補故校其目與古或異而所論多近語
里宰以歳時合耦于耡注云耡者里宰治處也若今街
彈之室於此合耦使相佐助疏謂漢時在街置室檢

彈一里之民金石錄有中平二年正月都鄉正街彈碑在昆陽城中趙明誠失於攷禮注而酈氏注水經洪氏隸釋皆以街為衛又誤矣漢食貨志言古制云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里胥之塾其即里宰所謂耡者歟

庖人注青州之蟹胥釋文胥息徐反劉音素字林先於反蟹醬也集韻蝑蟹醓四夜切當從集韻

籩人注鱐者析乾之出東海陸廣微吳地記云闔閭思海魚而難於生致治生魚鹽漬而

曰乾之故名為𦵏讀如想

管子地員篇九州之土為九十物每土有常而物有次

羣土之長是唯五粟次曰五沃次曰五位次曰五𧇊

次曰五壤次曰五浮凡上土三十物種十二物中土

曰五忞次曰五纑次曰五壏次曰五剽次曰五沙次

曰五塥凡中土三十物種十二物下土曰五猶次曰

五壯次曰五殖次曰五𣪊次曰五鳧次曰五桀凡下

土三十物種十二物凡土物九十其種三十六按大

司徒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以土宜之法辨十二壤之物而知其種此篇亦古制之存者河圖謂東南神州曰晨土正南卬州曰深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弇州曰开土正中冀州曰白土西北柱州曰肥土北方玄州曰成土東北咸州曰隱土正東揚州曰信土

地員篇凡草土之道各有穀造或高或下各有草土葉下於攀攀下於莧莧下於蒲蒲下於葦葦下於萑萑

下於蔞蔞下於莽莽下於蕭蕭下於薛薛下於萑萑下於茅凡彼草物有十二衰注鞶即礬也衰謂草上下相重次也按周官有草人此豈其遺制歟

土圭度地之法景一寸地差千里一分地差百里王畿千里以寸為法五等諸侯之地以分為法尺有五寸者一萬五千里之景也天地相去三萬里嘗攷隋唐志宋元嘉十九年測於交州何承天謂六百里差一寸後魏永平元年測於洛陽信都芳謂二百五十里

差一寸然宋之於陽城魏之於金陵皆隃度未可據也唐開元十二年植表浚儀大率五百二十六里二百七十步差二寸餘遂以舊說千里一寸為妄王朴曰陽城乃在洛之東偏開元得浚儀之岳臺應南北弦居地之中司馬公日景圖云日行黃道每歲有差地中當隨而轉移故周在洛邑漢在潁川陽城唐在汴州浚儀濰水李氏云周於陽城測景說者謂地形西北高東南下極星在北斗亦在北極星乃天之中也天之中則地之中

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與武成孟子之言不合子産曰列國一同孟子亦曰魯方百里明堂位乃云魯方七百里或謂周官明堂位兼附庸而言職方氏疏云無功縱是公爵惟守百里地謂若虞公虢公舊是殷之公至周仍守百里國以無功故也愚按左氏傳虞仲大王之昭也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皆周所封謂舊是殷之公誤矣

歲終正治而致事注上其計簿疏云漢時考吏謂之計

吏令按說苑晏子治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明年
上計景公迎而賀之韓子外儲說西門豹為鄴令居
期年上計君收其璽新序魏文侯東陽上計錢布十
倍史記秦昭王召王稽拜為河東守三歲不上計然
則春秋戰國時已有上計非始于漢
朱文公曰讀曹公杜牧孫子見其所論車乘人數諸儒
皆所未言唯蔡季通每論此事以考周禮軍制皆合
愚按孫子作戰篇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

帶甲十萬曹公注馳車輕車也杜牧注輕車戰車也

古者車戰革車輜車重車也載器械財貨衣裝司馬

法曰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

守衣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輕車七十五人重

車二十五人故二乘兼一百人為一隊舉十萬之衆

革車千乘校其費用支計則百萬之衆皆可知也左

氏傳乙卯楚師軍於邲丙辰楚重至於邲呂成公謂

凡戰兵車在前輜重常在兵車之後楚重次日乃至

後一日故無鈔擊之患唐說齋云儒者謂甸出七十五人不知實出百人其七十五人戰車也其二十五人重車也

古者步百為畝古之百畝為今四十一畝一百六十步古之一井為今三百七十五畝實儼曰小畝步百周之制也中畝二百四十漢之制也大畝三百六十齊之制也今所用者漢之中畝鹽鐵論御史曰古者制田百步為畝先帝哀憐百姓制田二百四十步為一畝

通典謂商鞅佐秦以為地利不盡更以二百四十步為畝二説不同

禹貢之田九等荆楚地亦九等孟子王制為五等而周官止三等解者謂大司徒不易一易再易三等都鄙之制也小司徒上中下地三等六鄉之制也遂人上中下地三等有萊者六遂之制也大司馬上中下地三等諸侯之制也

遂人治野乃鄉遂公邑之制匠人溝洫乃采地之制鄭

康成云周制畿内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朱文公亦云溝洫以十為數井田以九為數井田溝洫決不可合而永嘉諸儒欲混為一康成注分為二是也愚按李泰伯平土書云周畿内及諸侯一用貢法蓋泰伯已與康成異矣非始於永嘉諸儒也劉氏中義以匠人溝洫求合乎遂人治野之制謂遂人言積數匠人言方法然周禮考工各為一書易氏謂匠人前代之制

禹盡力乎溝洫濬畎澮距川遂人五溝五涂之制因于古也以水佐耕者豐稻人掌之以水佐守者固司險掌之自鄉遂之法弛子駟為田洫而喪田者以為怨子產作封洫而伍田疇以為謗晉欲使齊盡東其畝而戎車是利甚而兩周爭東西之流至商鞅決裂阡陌呂政決通川防古制蕩然矣古者內為田廬外為溝洫在易之師寓兵於農伏險於順取下坎上坤之象溝洫之成自禹至周非一人之力溝洫之壞自周

衰至秦非一日之積先儒謂井田壞而戎馬入中國
如入無人之境悲夫
人耦牛耦鄭氏注合耦並言之疏謂周時未有牛耦耕
至漢趙過始教民牛耕今考山海經后稷之孫叔均
始作牛耕周益公云孔子有犂牛之言冉耕亦字伯
牛賈誼書新序載鄒穆公曰百姓飽牛而耕月令季
冬出土牛示農耕早晚何待趙過過特教人耦犂費
省而功倍爾

盬鹽引池而化山海經鹽販之澤穆天子傳至于鹽晉郇瑕氏之地而猗頓用是起者也散鹽煑水而成夏書青州之貢職方幽州之利齊之渠展燕之遼東而宿沙初作者也形鹽掘地以出之周公閱所云鹽虎形也飴鹽於戎以取之伊尹所云和之美者大夏之鹽也後周四鹽之政倣此古者川澤之饒與民共之自海王之篇祈望之守作俑于齊至漢二十倍於古攷之漢志鹽官三十有五唐有鹽之縣一百五本朝

鹽所出者十二路為池二為監七為場二十二為井六百有九若璩按玉海作井八百二十二法益詳而利無遺矣

玩物喪志召公以為戒凡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恐非周公之典無逸曰惟正之供

外府注泉始蓋一品周景王鑄大泉而有二品韋昭注周語曰單穆公云古者有母平子子權母而行然則二品之來古而然矣

古者以射御為藝孔子曰執射乎執御乎詩曰叔善射

忌又良御忌四黄既駕兩驂不猗御之善也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射之善也學射者多矣造父之師泰豆氏尹需之習秋駕皆學御者也說苑謂御者使人恭射者使人端亦正心修身之法若璩按朱子言六藝射篇御法則廢不可考矣余每讀其言而三歎之鄭之射猶略見鄉射大司農註五馭曰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惟漢時猶流傳此名目恐後并名亦不能詳惜哉　淮南說山訓射者使人端釣者使人恭

貨賄用璽節注今之印章也司市注云如今斗檢封職金云楬而璽之左傳季武子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

之戰國策欲璽者段干子也蔡邕獨斷云古者尊卑共用之衛宏云秦以來天子為璽又獨以玉為之臣下莫敢用唐又改璽為寶五代史臣曰國以玉璽為傳授神器遂古無聞運斗樞曰舜為天子黃龍負璽世本曰魯昭公始作璽

司門正其貨賄正者禁其淫侈而歸于正也注讀為征非是

迹人春秋末宋猶有是官左氏哀十四年傳迹人來告曰逢澤有介麇焉

司祿闕孟子云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趙氏注
令周禮司禄之官無其職是諸侯皆去之故不復存
若璩按欲以此補集註為以經解經
槁人注令司徒府中有百官朝會之殿後漢蔡邕集所
載百官會府公殿下者也古天子之堂未名曰殿說
苑魏文侯御廪災素服辟正殿五日莊子說劒云入
殿門不趨盖戰國始有是名燕禮注當東霤者人君
為殿屋也疏謂漢時殿屋四向流水舉漢以況周然

漢黃霸傳先上殿注謂丞相所坐屋古者屋之高嚴
通呼為殿不必宮中也
大宗伯疏星備云五星初起牽牛歲星一日行十二分
度之一十二歲而周天熒惑日行三十三分度之一
三十三歲而周天鎮星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一二十
八歲而周天太白日行八分度之一八歲而周天辰
星日行一度一歲而周天馮相氏疏星備云明王在
上則日月五星皆乘黃道保章氏疏星備云五星更

王相休廢其色不同王則光芒相則内實休則光芒無角不動搖廢則少光色順四時其國皆當也星備之書僅見於此隋唐志皆不著録

周五禮之別三十有六唐五禮之儀一百五十有二唐志云自梁以來始以當時所行傅於周官五禮之名各立一家之學

九磬之舞注云當爲大磬愚謂九磬之名尚矣不必改

字説苑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

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趣驅之韶樂方作孔子至彼聞韶三月不知肉味齊景公作徵招角招蓋舜樂之存者劉原父云九招者九名子識其三馬祈徵角之謂也山海經夏后開得九辯九歌以下始歌九招於大穆之野帝王世紀啟升后十年舞九韶竹書曰夏后開舞九招史記禹乃興九招之樂索隱曰即舜樂簫韶九成艾軒謂勸之以九歌即九招之樂呂氏春秋帝嚳命咸黑作為舞若璩按舞字宜衍聲

歌九招六列六英帝舜令質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然則九招作於帝嚳之時舜修而用之秦惟韶武二樂存　若璩按後漢孔僖傳章帝幸闕里祠孔子作六代之樂疑此時安得備此樂盖秦得天下唯餘韶武耳後讀玉海載劉子文武篇漢祖海内大定以文止戈召鄒魯儒生而制禮儀修六代之樂朝諸侯於咸陽則闕里所作樂其漢祖之所遺與抑出於夸飾而史家沿之也

班固律歷志述劉歆之言以律為下生呂為上生鄭康成以黄鍾三律為下生以蕤賓三律為上生梁武帝鍾律緯謂班固夾鍾中呂過於無調鄭康成有升陽

而無降陽陳用之禮書謂自子午以左皆上生子午以右皆下生以鄭説為是張文饒冀元曰十二月之律以候月六十日之律以候日月律當一下一上依次而生日律當用𧧹賓重上生司馬遷劉歆之法月律也呂不韋淮南京房之法日律也晉志取司馬而非淮南梁武是京房而非班固皆非通論

大卜三兆其頌皆千有二百夏后鑄鼎繇曰逢逢白雲一南一北一西一東九鼎既成遷于三國懿氏占曰

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成季卜曰

間于兩社為公室輔驪姬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羭一

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衛侯繇曰如魚竀尾衡流而

方羊裔焉漢文兆曰大横庚庚余為天王夏啓以光

皆龜繇也 若璩按漏齊世家西伯卜曰所獲非龍非彲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晉語史蘇卜

曰挾以銜骨齒牙為猾戎夏交捽漢元后傳晉史卜

曰陰為陽雄土火相乘故有沙麓崩後六百四十五

年宜有聖女興褁十年孫文子卜曰兆如山陵有夫

出征而喪其雄哀九年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

利以伐姜

不利子商

卜師四兆鄭氏鍔以理推之謂方兆占四方之事也漢武帝發易占知神馬從西北來功兆占立功之事也

楚司馬子魚卜戰令龜義兆占行義之事也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弓兆有射意後世有覆射之法

龜人六龜易十朋之龜爾雅十龜唐六典辨龜九類五色依四時用之

列子夢有六候與占夢同噩作蘁東坡曰高宗言夢文王武王言夢孔子亦言夢其情性治其夢不亂西山

曰正夢不緣感而得餘皆感也

大祝九祭九曰共祭注云共猶授也王祭食宰夫授祭孝經說曰共綏執授疏云孝經說孝經緯文共綏執授謂將綏祭之時共此綏祭以授尸愚謂疏謂綏祭非也後漢禮儀志注孝經援神契曰尊三老者父象也謁者奉几安車輭輪供綏執授宋均曰供綏三老就車天子親執綏授之永平二年養老詔亦有安車輭輪供綏執授之語蓋取孝經緯

鄭司農注肅揖但俯下手今時撎是也項氏云古之拜如今之揖折腰而已介胄之士不拜故以肅為禮以其不可折腰也其儀特斂手向身微作曲勢此正今時婦人揖禮也漢時婦人之拜不過如此或謂自唐武氏始尊婦人不令拜伏誤矣周天元令婦人拜天臺作男子拜則雖虜俗婦人亦不作男子拜也内則尚右手者言斂手右向非若今用手按膝作跪也男之尚左亦然今考太祖問趙普拜禮何以男子跪而婦人不跪普問王貽孫對曰古詩長跪

問故夫婦人亦跪也唐武后時婦人始拜而不跪昔問所出對曰唐張建章渤海記備言之　若璩按嘗共胡朏明讀此條舉劉熙釋名云拜於婦人為扶自抽扶而上下也證漢婦人之拜朏明為解頤　朱子曰古者婦人首飾盛多如副笄六珈之類自難以俯伏地上此解為正確　又辨樂府只說長跪問故夫不曾説伏拜引者亦非　余謂婦人拜之重者莫過昏禮之扱地拜扱地拜以手至地猶首不至手首至手則書所謂拜手大祝所謂空首矣婦人無此等

眡祲掌十煇之法占日旁之氣也二鄭解其同者六其異者四大卜掌三夢之法其經運十其别九十謂占夢之正法有十也一運而九變十運而九十變注以

經運為十煇先儒謂日之煇光夢之變通其占不同不當改運為煇

大史正歳年以序事注中數曰歳朔數曰年中數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朔數三百五十四日漢歷志曰閏所以正中朔也或謂周以建子為正而四時之事有用夏正建寅者用建寅則謂之歳用建子則謂之年洪範正義從冬至及明年冬至為一歳

馮相氏致日致月注冬至日在牽牛景丈三尺夏至日

在東井景尺五寸此長短之極春分日在婁秋分日在角而月弦於牽牛東井左氏傳日月之行分同道也至相過也正義云春分朔則日在婁望則月在角秋分朔在角望在婁婁角天之中道故晝夜等冬至朔則日在斗望則月在井夏至朔在井望在斗斗井南北故晝夜長短極冬至古日在牽牛今在斗鄭注與孔疏異歷法歲差也

保章氏星土按乙巳占論十二次云北方之宿主呉越

火午之辰在周邦天度均列而分野殊别一次所主
或亙萬里跨數州或於寰内不布一郡國語歲在鶉
火有周之分野今豐鄗當秦宿而周分隷豫州理實
難詳至如熒惑守心宋景禳其咎實沈爲祟晉侯受
其殃事驗時有相應賈公彦謂吳越在南齊魯在東
今歲星或北或西不依國地所在此受封之日歲星
所在之辰國屬焉故也或云十二次可言者一其惟
析木乎尾箕艮維燕可以言東北　若璩按傒章氏
星土之説康成尚襲舊聞然亦直至唐浮圖

一行始闡發無遺見唐天文志余欲取以補鄭註之不逮

十有二歲注歲星爲陽右行於天太歲爲陰左行於地十二歲而小周濡水云歲星在天歲陰在地天官書曰歲陰在攝提格歲星在星紀歲陰在單閼歲星在玄枵自嘉祐丁酉驗之多差近年尤甚歲星常先月餘近年以來常先一百二十餘日愚考大衍歷議曰歲星自商周迄春秋之季率百二十餘年而超一次戰國後其行寖急至漢尚微差及哀平間餘勢乃盡

更八十四年而超一次三山陳氏謂如左氏之説則寅而在卯午而在亥如史記之説則寅而在丑辰而在亥以次推之皆不同汲冢師春謂歲星每歲而成一分積百四十四年而滿本數則爲超辰之限

外史達書名鄭康成謂古曰名今曰字（字者滋也聘禮記云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王文公云文者奇偶剛柔雜比以相承如天地之文故謂之文字者始於一而生於無窮如母之字子故謂之字夾漈謂獨體為文合體為字主

類為母從類為子六書象形指事文也會意諧聲轉注字也假借者文與字也諧聲與五書同出五書尚義諧聲尚聲說文形也以母統子廣韻聲也以子該母字書眼學韻書耳學中庸或問曰司徒教民書居其一外史達書名於四方大行人又九歲一諭馬其制度之詳如此秦以小篆隸書為法而周制始改

鎛師注引春秋傳賓將趨今左傳作掫環人注引御下掚馬今作兩職方氏注引國語閩芊蠻矣今作蠻芊

司爟鄭司農引鄹子與論語馬融引周書月令同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季夏取桑柘秋取柞楢冬取槐檀王劭曰周官四時變火以救時疾火不數變疾必興聖人作法豈徒然也晉時有以洛陽火度江者代代事之相續不滅火色變青東漢禮儀志曰夏至浚井改水日冬至鑽燧改火改水唯見於此

水有疏導火有出納山林金錫之地皆為之厲禁時而用之先王財成輔相之妙也鹽鐵論大夫曰五行東

方木而丹章有金銅之山南方火而交趾有大海之川西方金而蜀隴有名材之林北方水而幽都有積沙之地此天地所以均有無通萬物也管子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唐六典天下水泉三億三萬三千五百五十有九若璩按丹謂丹楊章謂鄣郡

漏刻之法晝夜百刻易氏云十二時每時八刻二十分每刻六十分王昭禹云寅申巳亥子午卯酉八時各八刻辰戌丑未四時各九刻愚謂易氏之說與古法

合司寤氏掌夜時注謂夜晚早若今甲乙至戊疏云
甲乙則早時戊亥則晚時愚按衛宏漢舊儀中黄門
持五夜甲乙丙丁戊夜今謂之五更疏以戊爲戊誤
矣馬融以昏明爲限鄭康成以日出入爲限有五刻
之差蔡邕以星見爲夜日入後三刻日出前三刻皆
屬晝鄭與蔡校一刻王伯照云晝夜長短以岳臺爲
定九服之地與岳臺不同則易箭之日亦皆少差
職方氏漢樊毅修西嶽廟記作識方氏史通云周書職

方之言與周官無異

兗州其浸盧若璩按周禮作盧此從漢地理志 維注云當為雷雍字誤也顔師古曰盧水在濟北盧縣說文濰水出琅邪箕屋山東入海徐州浸夏書濰淄其道鄭讀非也

王有三朝一曰治朝在路門之外宰夫司士掌之二曰燕朝在路門之内大僕掌之三曰外朝在臯門之内庫門之外朝士掌之内朝二外朝一唐六典承天門古之外朝大極殿古之中朝兩儀殿古之内朝若璩按此則蔡氏書傳外

朝在路門外內朝在應門之內之說全非

鄭康成因左氏三辰旂旗之文謂王與公同服九章之衮攷之經無所見司服云公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則衮冕而上之章日月星辰也冕十二旒取法天數豈同服九章無君臣之別哉郊特牲王被衮以象天注謂有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也豈有周服九章而魯乃服十二章者乎漢明帝采周官禮記尚書皐陶篇乘輿服從歐陽氏說備十二章得古制矣

五刑之法疏謂宮刑至隋乃赦崔浩漢律序文帝除肉刑而宮不易書正義隋開皇之初始除宮刑按通鑑西魏大統十三年三月除宮刑非隋也若璩按宮刑西魏雖除而於時土宇分裂北齊天統五年猶有應宮刑者之詔不似隋開皇元年永行停止詳見尚書古文疏證卷四第六十三條

孫君孚若璩按君孚名升高郵人坐元祐黨謫談圃謂周官賛牛耳荆公言取其順聽不知牛有耳而無竅本以鼻聽有人引一牛與荆公辯今按周禮義云牛耳尸盟者所執無

順聽之說盖判公聞而知之若璩按尸盟者所執五字用鄭註

蓱氏幾酒猶妹土之誥也禹惡旨酒易未濟之終以濡首為戒曷嘗導民以飲而罔其利哉初榷酒酤書於漢武紀其流害萬世甚於魯之初稅畝

大戴記朝事篇取周官典命大行人朱子儀禮經傳以為朝事義

考工記貉踰汶則死先儒以汶為魯之汶水列子釋文云案史記汶與㟭同謂汶江也今江邊人云狐不渡

江說文貉狐類也踰越大水則傷本性

有虞氏上陶舜陶河濱器不苦窳周陶正猶以虞閼父為之

周人上輿中庸或問軌者車之轍迹輿之廣六尺六寸其轍迹在地者相距之間廣狹如一無有遠邇莫不齊同至秦然後車以六尺為度

輪人注㮚㮸讀為紛容㮚㮸之㮚㮸疏云今檢未得愚謂即上林賦紛溶箾蔘

冶氏注鋌讀如麥秀鋌之鋌表記注移讀如禾汜移之移六字未知出何書疏不釋其義或者農書所載歟

移昌氏反

鬴水云㮚氏為量鄭玄以方尺積千寸此乃九章米粟法其家舊有一古銅敦乃周成王時物甘人侵扈命正人出師復扈邦賜有功師氏而數亦皆備

嘉量之銘祭侯之辭皆極文章之妙而梓人筍虡之制文法奇古有飛動之狀盖精於道者兼物物而後能

制罷莊子謂梓慶削木為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以天合天道與藝俱化豈物物刻雕之哉

大戴記投壺篇云嗟爾不寧侯為爾不朝于王所故亢而射女強食食爾曾孫侯氏百福此祭侯之辭也與梓人同而畧異〈萇弘設射不來不來者諸侯之不來朝者也〉侯者射埰也因祭寓意以為諸侯之戒

司儀問君君問大夫君勞客注云問君曰君不恙乎對曰使臣之來寡君命臣于庭問大夫曰二三子不恙

乎對曰寡君命使臣于庭二三子皆在勞容曰道路悠遠客甚勞勞介則曰二三子甚勞疏云未知所出何文或云是孔子聘問之辭亦未得其實愚按說苑魏太子擊封中山遣倉唐使於文侯文侯召倉唐見之曰擊無恙乎倉唐曰唯唯如是者三乃曰君出太子而封之國君名之非禮也文侯怵然變容問曰子之君無恙乎倉唐曰臣來時拜送書於庭鄭氏所述蓋古禮也大行人注亦云問不恙　若璩按說苑太子擊舍人趙倉唐趙字似不宜脫

周禮劉向未校之前有古文校後為今文古今不同鄭據今文注故云故書朱子曰八法八則三易三兆之類各有書屬民讀法其法不可知如戰之陳其陳法不可見矣

冥氏注鄭司農云讀為冥氏春秋之冥按儒林傳冥都傳顏氏春秋之學疏謂若晏子呂氏之類非也

王肅聖證論譏短鄭康成謂天體無二郊丘為一禘是五年大祭先祖非圜丘及郊祖功宗德是不毀之名

非配食明堂皆有功於禮學先儒辟之聖證論今不傳正義僅見一二唐禮志曰讖緯亂經鄭玄主其說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此天也玄以為天皇大帝者北辰耀魄寶也兆五帝於四郊此五行精氣之神也玄以為靈威仰赤熛怒含樞紐白招拒汁光紀者五天也由是有六天之說顯慶二年禮官議六天出緯書南郊圜丘一也玄以為二郊及明堂祭天而玄以為祭太微五帝啓蟄而郊郊而後耕而玄謂周祭感帝

靈威仰配以后稷因而祈穀皆繆論也

古未有筆以書刀刻字於方策謂之削魯為詩書之國

故考工記以魯之削為良

沙隨程氏曰禹貢冀州之北不可畫五服之地周官雍

州之西不可畫九畿之地

師氏使其屬師四夷之隷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司

隷師四翟之隷使皆服其邦服執其邦兵守王宫唐

太宗擒頡利其酋長帶刀宿衛亦古制也然結社率

之變幾至危殆盖先王德化之盛非太宗所能及慕冠帶百蠻之名而不虞後患孟子曰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

遂師抱磿音歷史記樂毅書故鼎反乎磿室徐廣注磿歷也戰國策新序作歷室盖古字通用

大史大師抱天時注云大出師則大史主抱式以知天時史記日者傳旋式正綦唐六典太卜令三式曰雷公太一六壬其局以楓木為天棗心為地六壬之說許

叔重曰水者準也生數一成數五以水數配之為六壬也遁甲者推六甲之陰而隱遁也本黄帝風后之術孤虚者一畫為孤無畫為虚二畫為實以六十甲子定四方占其孤虚實而向背之吴越春秋計硯曰孤虚謂天門地戸也

鄭剛忠解義如冕服九章授田三等治兵大閱旗物之互建六鄉六遂師都之異名陰陽之祀有用牲之疑九畿之國有朝貢之惑豆區鍾釡有多少之差世室

重屋非明堂之制皆辯明使有條理

古者國有閒田田有餘夫夫有閒民民有羡卒不盡其財力也至秦而自實田至漢而覈墾田至隋而閱丁口至唐而括逃戶隱田於是財殫力盡民無樂生之心矣若璩按楚子重為政猶曰大戶已責晉尹鐸為晉陽猶曰損其戶數則周官可知矣

取士之制其塗有三諸侯三年一貢士侯國之士也卿大夫興賢能王畿之士也大司樂教國子國之貴游子弟也

漆林之征二十而五漆以飾器用而已舜造漆器羣臣咸諫防奢靡之原也種漆成林重其征所以抑末而返樸也

困學紀聞卷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録監生臣呂永安